

明季  
休事

夢鵠雜誌

夢花雜誌

宣統三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元年正月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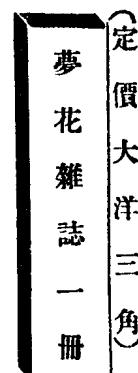
## 寄售處

總發行所

存

古

齋



集成圖書公司

申昌書局

點石齋

各大書坊

序言

癸酉甲戌之年予閉門憂居文史荒廢忽無以自遣乃搜舊聞採近事隨筆記之得若干首以類從爲十二冊甯國友人戴君來視予云其東人汪太守好小說家言因爲予介太守喜予書且言一二冊中志貨志怪尤奇警志怪言人事不言鬼狐爲聊齋之所不及評語刻工當兼任之攜稿去兩月信至寄書四冊半屬先刻以待刻已竣而信杳然丙子得戴君書約秋仲晤於金陵以踐前諾稿與之俱來是秋戴君歿于路稿遂散失不可復得矣前四冊中有可採者予已附入百家小說精華中板將燬坊好事者謂燬之可惜以書數種易板去並屬予書其散失之故第五冊志虛爲十種行仙四大菩薩共十四首今亡其五目

錄一頁并板失之少時信筆之作文體駁雜本不欲刻故無副稿日久  
不復記憶故不能補或惜之予以爲不足惜也

道光六年二月夢花生識

夢花雜志第一冊

江都李澄練江述

志節第一

有所激而後爲有所效而後爲有所迫而後爲有所倖而後爲皆非其情之至。朝食其祿夕而死事不可謂無所激。生平讀書所學何事不可謂無所效。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不可謂無所迫。晝荻丸熊終期令名不可謂無所倖。嗟乎必有所激有所效有所迫有所倖。綱常名教之地將有諉謝之者予所論次凡若而人皆能孤行其志爲世觀感取之蓋約意盡則止天地之大也待人而後立在斯乎在斯乎。

賈煥	秦丐	邱從周	賣餅叟	曹起鳳	吳汝貞
張屠	崔氏	高鳳女	杜小英	長沙女	薛孝姑
妓高娃	妓青娥				

賈 煥 秦 烏 邱從周 賣餅叟

美可志有邊。今間敗此墳掘而  
表賈令世一大天知有事地賊  
不燠雜知有朽之

賈煥者明末米脂縣門子也。縣令邊大綬晨起視事。有趣而訴者云賣餅叟爲兵所奪。匍匐至膝前陰以手按令足低語云有詔旨令誅之至後堂復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內監某此密旨也旨稱闖賊祖墓在米脂境內急掘之以破形勢拜讀訖隨佯怒曰此細事乃作如許狀嚇縣官耶呼役逐之時賊氛甚惡其祖墓在萬山中無可尋又不敢白於衆令步於中庭以足點地而思煥適在旁睨且久因請曰竊見日來形色異常是大有憂者盍告小人令難之煥固請曰小人受恩無可報必告小人令察其誠遂吐前事煥驚曰幸未告他人不然殆矣事未可驟圖也今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自成之兄縣役某某等二十人共結盟爲兄弟約賊至爲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令大驚牽其裾曰吾性命在子矣煥曰毋恐小人之後賊也亦將有所圖爲今計盍僞結自祥令曰諾詰朝傳祥入笑問曰君姓李何以易張祥丈及答而煥出於屏曰縣主固同志者曩吾已細言之可無隱令曳之坐曰時事如此天意已有在君等應時豪傑予身家賴君富貴亦賴君乃出酒宴樂月餘以爲常忽乘

酣託言精堪輿術。祥誇言其祖墓之形勢因得悉其所在。聞賊兵將犯。令出白金八千兩付祥投欵。盡遣其所屬十餘人以爲衛。且曰。入關後吾肉袒迎祥去而煥留。令偕之入山。得大塚。形勢如祥言。上有古樹紫藤滿焉。掘至棺藤根裏數匝。巨斧斷之。棺開見小白蛇。角如繭。眼一開一閉。屍垂黃白毛三四寸。血潤如生。並斫而焚之。掘墳之日。卽鬪賊兵敗河南之日也。煥亡去。令亦掛冠。越數年。我朝定鼎。邊令住京師。姪某新選縣令。有老僧詣門求見。姪出。僧曰。非也。欲見米脂公。大綬出。訝問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共記前事。泣曰。公與煥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後世其誰知之。留之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衲衣。一慟而別。

明末流寇之亂。秦中諸郡塗炭最甚。有丐者。秦人也。乞食於西安市。日著敝衣冠。岸然行道上。手攜一筐。筐貯書數卷。夜宿城樓下。遇陰雨。則展卷讀。守門軍斥曰。爾讀書人。何以丐丐。曰。不讀書。則不丐矣。共笑其癡而憐之。賊破西安。肆淫掠。丐者每夜歸城樓。則痛哭。除夕。郡人傳言李賊僭皇帝位。丐者聞之。趨歸。大哭抵暮。題詩壁上。曰。分茅踐土莫非臣。雉堞重重寄此身。世上如予何必死。明朝不是大明人。竟自經

死。

李賊旣僭位。大宴百官於庭。百官拜舞呼萬歲畢。各就位。舉觶飲三爵。起奉觶前爲賊壽。突一人從階下解衣狂呼。時倉卒不及備。距躍至賊前。舉壺擲賊首。賊起不中。衆衛士羣起刃攢於身。大罵曰。逆天賊安敢如此。遂醢之。蓋健兒邱從周爲某都司麾下卒。都司降從周忿然曰。若忍爲賊官。吾不憚爲賊官役。會元日乃佯託治宴以擊賊云。

賣餅叟失其姓名。賣餅其業也。世居江陰城北。叟年九十餘。修鬚鶴髮。雙眸炯然。日貰一筐餅入市賣。賣已。卽沽酒一壺。坐君山巔。對長江獨酌。微酣。卽鼓掌歌蘇東坡。大江東去詞。時中原亂起。歌已。輒北望燕雲。嗚咽而歸。叟有五子。十二孫。曾孫二十人。萃而居。皆知孝讓。嘗歎曰。太平垂三百年。兆姓富庶極矣。盛極必衰。零落之慘。將至吾邑。多尚義者。其不免乎。命子孫各一人。率其屬遷梁溪。曰存吾祖宗祀。未幾明亡。叟呼天號泣。乃集子孫告曰。吾世受國家水土恩。今年已及百。雖生何爲。汝儕勉旃。遂投揚子江死。後江陰城破。其子若孫皆戰死城下。而梁溪一支獨存。

夢花生曰。流品之不可以定人也。自賈煥以下四人。史乘所不載。予時得之於舊聞。豈非所謂樹節瑰奇。抗志天壤者歟。其託跡則門子耳。丐耳。卒耳。賣餅家耳。此亦貧且賤之甚矣。而立行如此。彼夫不門子不丐。不卒不賣餅家者。竟何如耶。

曹起鳳

吳汝貞

張屠

曹起鳳字士元。籍徽州。父子文以貿易遷於蘇之崑山。起鳳生數年。父販藥於川。以家事屬其弟子斌。數年無音信。有徽客自川來者。云一年前聞子文死。不知其所時。起鳳年十六。聞其言。呼號告母曰。兒欲尋父骨。母以其幼。置之輒每日哭。潘某者。子文之故人也。來唁。起鳳哭甚哀。異之。子斌以其言告潘。曰。孝思如此。古人所難。但年太稚。子斌盍爲之出金助斌。往川年餘。不得骨。乃歸。起鳳愈痛。曰。母前以兒幼。今已十八矣。時潘來詢。跪潘前曰。幸伯父恩。奈何今姪必往。當行乞往。伯父偷母忘先人之誼。使母不凍餒死。且感潘黯然。復贈以金。泣而遣之。既至川。以不能遍詢。故取尺布。書其父年貌於上。途人憐者半。疑者半。貲盡。乃乞食至滇南。又折往金川。凡三遇虎。一遇熊。一遇盜。一遇山魈。皆不死。往返萬餘里。訖無耗。腸空骨立。仰天而呼曰。天

不令吾得父骨。吾死魂當相依耳。或勸以禱諸神。兆宜南行。遂達漢陽。時冬暮。不食者數日矣。夜宿土穴中。僵不能起。途中客見而拯之。以酒肉進。起鳳曰。不見父骨。誓不食肉。其夜夢至一處。白楊數株。一人坐樹中。彷彿其父告曰。月邊古蕉下鹿兩壬申可食肉。醒而誌之。逾年。與客偕之酉陽。步郊野間。境如夢。白楊下棺纍纍然。訪諸土人。得胡姓云。十餘年前。有曹姓客死於此。此地數棺。未知孰是。檢之一。棺已朽。骨露。有牙牌一刻字曰蕉鹿。客喜曰。子向以夢告我。今日爲壬申。必此棺無疑也。起鳳且悲且慰。解所著布衫裹骨歸。潘聞而歎曰。生子如曹生。雖身死萬里。無憂也。

吳汝貞農夫也。隨父耕山中。母來餉。將及田。遇虎曳之去。汝貞遙望見之。持鋤奔逐。虎負嵎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虎躍起。搏之。汝貞却蔽大樹後。虎怒。嚙樹。汝貞叱曰。汝害吾母。吾不與汝俱生。力舉鋤擊虎頸。虎奮而搏汝貞。返奔失足。墮於澗。汝虎哮於上。取沙石擊虎。虎傷目。循澗行數十步。得徑。遂達。負母行虎大哮。林葉颯。仁聲。汝貞返顧曰。母恐我。我與汝俱死。置母於山側。前墮澗時。失鋤。遂徒手迎虎。虎躍而搏入虎腹。得卵。急握之。虎再躍。再哮。力漸盡。盤旋於豐草間。適其父率羣農。

鼓噪來救汝。貞釋虎。虎逸去。母子皆無恙。

張屠言者。忘其地與名。其業穢。其行樸。每夜半起趨外舍。操刀屠割。既畢。入視母。潔盤匜。進飲食。乃擣肉於市。易錢。攜酒脯歸。侍母飲食。母不憚。屠歌弋陽歌已。支兩手作演劇狀。母喜。屠亦喜。鄉人有結伴往南海者。云大士最靈。感祈之獲福。屠念母漸老。菩薩有靈。可爲母祈壽。固請偕往。宿逆旅中。夜驚起大呼。同伴駭問。云夢中聞母喚。同伴以其業穢也。惡之。又以擾睡故棄之。屠獨行數日。迷路入亂山中。峯巒雜沓。樵跡俱絕。猿啼獸嗥。斜日欲墜。疾行數里。叢篁夾道。竹盡峯廻。露一茅舍。中有老人。鶴髮雞膚。閉目趺坐。屠拜求止宿。兼問路途。老人徐開目謂曰。普陀去此萬里。爾何能往。且爾家自有佛。不必往靈山也。指室東隅令宿。見落葉鋪滿。將一尺許。寢其上。溫軟如茵。天將明。老人促之起。被中出餅二枚。屠食其一。甘芳滿頰。曳往後山。揮之使去。屠覺足健異往常。約行里餘。辨城郭隱隱。炊烟晨起。細視乃鄉里也。念神異如此。其菩薩示我乎。趨歸。母尙寢牀。出懷中餅啖母。餅淡碧色。如嫩篁。母終九十餘。屠入山不知所終。

夢花生曰。曹生出萬死一生而得父骨。蓋其天性有過人者。吾獨異其父有孝子。又有義友也。汝貞非馮婦。生死利害之不計。而大勇生焉。張屠不讀書。能終身不失孺慕。其遇老人事近幻然。未必非理之所有。彼二君者。又何嘗讀書也哉。

崔氏 高鳳女

崔氏。甯國府王惠妻。惠棄儒不成。崔貌端好。性柔順。鄉鄰賢之。歲大饑。薄田數十畝。無所收。餧粥不給。數口嗷嗷。漸鄰于斃翁。呼崔前曰。家貧年饑。親戚無助者。爾婦人。何能養翁夫。盍自爲計。吾老矣。死不足惜。哭失聲。崔俯思者久。徐起謂翁曰。婦不能。養翁夫。誠然。與其俱死無益。盍鬻婦。當得金。是婦去而一家得生也。翁益悲。曰。我何。忍賣婦以求活。爾去母我念也。崔曰。婦所以不惜失身者。爲延翁夫命。人當諒我。若。自顧而甘失節。人將謂我何。惠泣于旁。崔慰之曰。君讀書人。知大義。親可救。身所不。惜。况棄一婦乎。翌日復促翁。適村隣任姓。稱巨室。妻亡。思續娶。無當意者。因託隣媼。致意焉。任知崔美且賢。喜甚。疑不誠。媼兩返。遂以白金百二十兩爲聘。吉日任以輿。來迎。崔告翁曰。婦去無所攜。請以荒田十畝作。賣契。書價銀百二十兩。此即翁贈嫁。

六字不堪  
辛讀

夢世勳處  
深文勸  
轄魅伎倆  
種種畢露

物也。翁不忍却許之。惠執裾而哭。婦變色曰：「丈夫何患無室？」善事親勤讀以求名。即不貢妾矣。抵任氏門，與啟則巾繫于頸，赫然死人也。事聞于縣令，令某公素廉明，檢視襟內露紙一角，爲賣田契。契後書六字云：「田歸任屍。」王時兩姓皆集，令曰：「此奇節也。當成其志。」

江陰農人高鳳有好女，年十二，卽擅儀容，性貞靜，不苟言笑。里中每春秋社會，鄰女艷服往觀，女閉戶紡績，邀之不往。於是閭巷目之爲迂姑娘。不二年，聞於一邑，求之者衆，卜不吉。惟南鄙富人子朱鑲，筮吉，婚已成。時女族名世勳者，奸人也。與富家兒陳某友善，富兒非世族，且不文，頗爲鄉里輕。世勳教之輸粟入太學，爲其弟謀婚於勢家，又令以賂交結官吏。富兒出入必乘輿張蓋，騎駿馬，健僕從之者五六人。世勳從旁視，輒指示田夫牧豎曰：「此子也。才且多金，取朱紫易易耳。若等善事之，毋賈禍於他日也。」田間人見其門多冠蓋，固已搖首。昨舌及聞是言，益悚懼，向之輕之者皆畏之矣。富兒深德世勳，嘗攜酒從世勳飲，多密謀。適鳳女來省，世勳母富兒目送者久，曰：「麗者爲誰？」世勳曰：「此族女。不久爲富兒婦。不足問。」富兒唯唯，數日以金一函遺。

續

世勳求謀女爲繼室。世勳笑而領之。乃以甘言誘鳳。鳳意動以危言嚇朱。朱恐遂退。朱婚而受陳聘。女聞之不食。母倩隣嫗勸女。女曰爲語朱家郎速以櫈來。好以屍相見也。母泣曰爾父老矣。若之勢誰不聞。若殺人多矣。刑未嘗及也。爾死必禍我老。梓女乃食。富兒以百兩送。世勳來視吉禮。女盛服出房。呼世勳曰役夫爾利人金則已耳。奈何使我至於此極哉。白光出於袖。捉世勳頭刃洞喉而仆。反刺不死。絕食數日乃死。

夢花生曰可以不死而竟死。乃不徒死不可以不死而必死。且欲剄其讐而甘心焉。則亦不徒死均可哀已。

杜小英

長沙女

薛季姑

杜小英湖南辰郡人。初母姜夢一女子絳衣執玉再拜而告曰吾英臺女也。將暫棲母所。母覺而孕。及誕名之曰小英。八歲秀外慧中。舅氏絕憐愛。授以閨訓諸書。能知大意。稍長。閱木蘭詩及黃崇嘏事。掩卷歎曰斯二女不足法也。夫以女子溷跡男兒中。縱完身無玷。亦失貞靜之道矣。聞者異之。許字同郡某生。未歸。辰亂。舉家避山中。

時土兵糧匱。大掠於野。英以貌被獲。其長見而悅之。納諸營。英泣告曰。妾母亡未逾年。願寬假以終三年喪。惟將軍命不然。死耳。長憐其幼。不遽汙。亦不放歸。未幾。兵解。挾之至武昌。泊舟水濱。時木落江空。潮平岸闊。昏月初上。哀鴻遠鳴。乃擁繡被而低吟。酌靈妃而遙訴。曰。小英小英。命盡今夕。更聞舟人酣寢。睡聲正濃。獨啟蓬窓。一躍而墮屍逆流六十餘里。至荊口驛。土人得之。檢衣襟間。有油囊貯素箋一幅。書絕命詞十首。其敍略曰。洋洋洞庭。妾非不能死也。恐投之荒烟墾水中。無有知者。則父兄將以妾爲失節矣。武昌省會之區。楚南賢士大夫多集於黃鶴白雲間。且當貢舉之秋。吾鄉應試者必多其人。故隱忍至此而死。希長者爲妾歸報鄉里耳。詞曰。厭聽師中唱凱歌。幾回腸斷嶺猿多。將軍不下搜羅令。遮莫紅妝馬上駝。淚痕濕透舊羅衣。夢到家鄉身未歸。滿目風濤誰似侶。低低遙祝兩靈妃。舟師乍轉五溪津。載得蛾眉泊水濱。寄語嚴親休涕泣。入江猶是女兒身。憶昔深居畫閣時。詩書曾就渭陽師。于今飄泊干戈裏。猶夢挑燈讀楚辭。生年十五未簪笄。自古紅顏福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東流應繞洞庭西。泣斷江聲怨亂離。匣中鸞鏡已長辭。朱門空自聯秦晉。死後。

相逢總不知。身雖如葉墜江邊。豈肯隨風逐浪圓。萬古不消天地恨。幽魂只合化啼鶴。其三章亡之。

筆有生氣  
跳躍紙上

辰女能文長沙女能武亦奇烈也。女生而多力。七八歲能以隻手擎石臼。舞動如飛。父兄皆以勇稱。善搏擊。及少林鎮長沙少年學其藝者數百人。每授藝時。女窺於旁。神解妙悟。出諸少年上。父兄愛之。慎擇配。最後有暨陽陳生者。來受業。年弱冠。美如玉。挾兩銅鞭。重二十觔。父曰。此吾女耦也。以女許之。未結褵而有流賊之變。率其黨與賊戰於野。一晝夜不少却。賊曰。好男子。招之降。不屈。同鬪死。賊逼城。女痛父與堵之。不返也。密紉衣襍以青布繹其身。數匝持長鎗。從城上躍入賊壘。擊殺數十人。賊曰。汝降。不殺汝女。曰。殺我父。殺我夫。吾安獨生。賊曰。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將愧天下之爲男子者。矢集於身。如蝟然。

孝姑浙中薛尙仁女。尙仁有弟婦柳氏。新寡盜僧寂照募緣過其門。見柳氏艷之。明日失柳氏。首氏弟柳文以姦殺指尙仁。尙仁擬大辟。令給之曰。爾將頭出。則得生矣。孝姑年十三。聞而告母氏曰。父死則母死。女亦必死。是父死而母女俱死也。生女無